

第三卷

长篇小说

龐
瑞
垠
文
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龐
瑞
根
文
集

第
三
卷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文藝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庞瑞垠文集. 第3卷, 长篇小说/庞瑞垠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399-2423-3

I. 庞... II. 庞... III. ①庞瑞垠—文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2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352 号

- 书 名 庞瑞垠文集 / 第 3 卷
著 者 庞瑞垠
责任编辑 朱建华 游济仁
责任校对 芒果 杨梅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mm 1/32
字 数 46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423-3/I·2296
定 价 400.00 元(共 8 卷)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三卷目次

逐鹿金陵

.....

1

逐鹿金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风谲云诡，狼烟四起。国共谈判的最终破裂，导致了这块古老土地上空前的流血大动荡……

我走进这段历史，又走了出来。我不想复原一幅足够精确的过去的图景，而仅想将某些震撼历史进程的事件和几个能搬演人类历史场面的人物，以小说手法，奉献给读者。

——作者手记

—

雾，白蒙蒙的，风展绡纱一般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渐渐地，嘉陵江、珊瑚坝、枇杷山……以至整座山城纵横交错、高高低低的街巷都笼罩在雾霭之中。转瞬，大雾由淡变浓，凝脂似的，像是再也化不开，但市井驳杂的喧嚣或远或近，依然可闻，只是不辨踪影；几多神秘，几多诱惑，几多难解的谜，也就蕴含在这隐而不露中了。

亭午，太阳像一面久经剥蚀的铜镜，慢悠悠地晃着影儿。又隔了个把钟头，这才把它辉煌的光焰洒遍大地，稀释了浓雾，展现了蓝天，一切又恢复了生机，充满了活力。

这时，在白市驿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一辆黑色道奇轿车疾驰着，飞扬的尘埃在车后曳出一条长长的尾巴。车内，除了司机，还有一位男子，约摸三十多岁，着一身咖啡色西服，系一条蓝底儿白色竖条领带，脸盘清秀，线条豁朗，高耸的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全然是欧化绅士的模样。这便是美国驻华新闻处的威廉·吴。他原名吴灏，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由国家公派去哈佛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联邦新闻公司干过一阵，接着又服务于《纽约时报》，常用威廉·吴这个名字，在该报上发

表一些有关战时中国的评论，为美国外交界所瞩目。费正清主持美国驻华新闻处后，遂将他延揽入韩。

威廉·吴的这段经历，使他跟如今中国政坛的一些人物都有交往。他们之中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燕京学长、蒋介石的秘书沈昌焕，燕京同窗、周恩来的秘书龚澎，而且，都获得他们的好感。自然，通过这层关系，他对蒋介石、周恩来也并不陌生。至于美方，他跟乔治·马歇尔的秘书沃伦乃是知交。可以说，这是个特殊人物。但他牵连到的方方面面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外人并不完全清楚。

半个月前，威廉·吴飞赴北平，拟就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境况作一调查，而后北上沈阳，考察南满国共摩擦真相，并借此机会一会表妹夫郭宗汉。郭随新一军北上，接收满洲，是位上校军官。但二月末的最后几天，北平发生了一系列异常事件，而南满又战事频仍，他仅在沈阳待了一天，跟郭宗汉联系不上，只得怏怏而归。途中，在南京为物色驻华新闻处办公新址，又耽搁了几天，接着便是重庆连日大雾，不得不延期于今日雾散后抵渝。

此刻，他不时透过轿车窗口，眺望着远近的山峦、田畴和村舍，料峭的寒风摇曳着沿途旷野里一簇簇凤尾竹和光秃秃的刺槐，视线内几乎不见人影。久旱不雨，冬小麦稀稀落落，低矮的麦苗，怯生生地由着寒风摆布……

威廉·吴原以为从冰冻的北国返回南方，能感受到一点春的气息，结果令他失望。他取下眼镜、揉了揉眼，旋又微微闭上，什么也不看，甚至什么也不想。可是，到了重庆，他却不能不见舒菲。舒菲是他的表妹，郭宗汉的妻子。鉴于郭多日没有信来，她放心不下，焦虑不安，在他北上之前，特地嘱托他到了沈阳之后设法见一见郭，可是，事与愿违，他没什么好消息带给表妹。这样，他的心情变得尤为急切，他要解释，要劝慰。

回到新闻处，未及详谈，费正清告诉他，沃伦来过电话，让他一回来即去牛角沱十九号，说是马歇尔召见。他看了看手表，已是午后四点，他想起跟舒菲的会面，有些犹豫。

“事情很急吗？”他的目光投向费正清那清癯的面孔。

“很急，将军想知道有关北平海军陆战队的第一手资料。”

“那……”威廉·吴双手一摊笑道，“好吧，我去。”说完，他一瞥身旁的电话，想告诉舒菲一声，但一想将军跟他谈话拿不准要多少时间，索性等这事了结再说，

他钻进轿车赶往马歇尔总部，正巧在门口遇上沃伦，他边打招呼边往里面走。

“等等，”沃伦将他引进值班室，“将军正在生气……”

“因我来迟了？”

“不，是一副老花眼镜跌碎了，由此引起了他的思乡之情，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詹姆斯·W. 鲍德爾的名字。”

“鲍德爾？”

“忘了？鲍德爾军士啊，将军的随从、司机、心腹兼顾问，是将军最信赖的人。整个二战期间掌管将军的制服、行李、秘密文件及安排出差期间的约会，不论白天黑夜，他都随侍在侧，是将军惟一不可须臾离开的人，”沃伦说了一通，“而这次偏偏没跟他来华。”

“没想到鲍德爾对将军是如此重要，”威廉·吴说，“可这与眼镜又有什么关系？”

“将军从不去配眼镜，而只愿从出售便宜货的华盛顿伍尔沃斯商场购买，一次买上半打十八号的老花眼镜，这总是鲍德爾一手操办的。”

“噢，鲍德爾……”

“记住，在将军面前若谈到鲍德爾，一定要说鲍德爾军士，这‘军士’二字几乎是‘将军’一词的同义语，甚至更重要，明

白吗？”

“干吗要这样？”

“非这样不行。”沃伦捏着拳头坚决地示意道，“据说二战时，有一次巴顿当着马歇尔将军的面直呼鲍德尔，你猜怎么着，将军的脸倏然像落了一层霜，以至连巴顿这样的四星上将对鲍德尔也甚是敬重。”

“真是非同寻常的关系。”威廉·吴笑道，“但愿我不要在这事上触霉头，那么，现在，我可以去见将军了吧？”

“我去通报一声。”

威廉·吴进入客厅向马歇尔致意，马歇尔的目光透过镜片上端向他睨了一眼。

“说说北平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吧！”马歇尔开门见山，不带任何客套，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意味。

“情况的确比较严重，”威廉·吴正襟危坐，“我抵平次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到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示威、捣乱。据悉，军统北平站与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参与了组织和鼓动。当时，白鲁德^①少将和我都在场，看得很清楚。这些难民狂呼口号，冲入办公室抢劫文件，而警察却袖手旁观，以至发展到砸毁门窗、椅柜和办公桌，而且，另有一些人去翠明庄中共人员宿舍滋扰……”

“这样看来，周恩来虔诚的警告并非毫无根据了？”马歇尔自言自语，“你见到郑介民^②将军了吗？”

“见过。”

“郑将军又是如何解释的？”

“他说，请愿乃民意，政府不便做有违民意的事，自然也不

① 白鲁德：军调处执行部美方参谋长。

② 郑介民：军调处执行部国民政府方面首席代表。

好干预。”

“郑将军这种立场比事件本身更严重。”

“问题也不单在政府当局，据郑将军称，共军在郾城曾击毙军调处一名国方人员，并说此类事件时有发生。”

“中共不是声明指为诽谤吗？”马歇尔掩鼻打了个喷嚏，近日他染上了流感，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些原本都是细枝末节的事，但又不是孤立的，国共双方根深蒂固的隔阂、猜疑和仇恨，常常因这样具体的小事而火上加油。政协决议通过了，停战令也发布了。现在，整军方案的签字已到了关键时刻。我不明白，蒋主席怎么能容忍他的部下去干这般愚蠢的事？”他略一思忖，“自然，这毕竟是枝节问题，它不至于影响中国走向和平、民主的进程，我们使团的人，我，沃伦，还有你威廉·吴，每一个在华的美国人，都有责任帮助中国赶上战后世界前进的步伐。”说到这里，他怅然若失的扑克型脸上，忽又濡上了微微的红晕。

毕竟是一名伟大的军人，总是从宏观角度来观察、统驭物。威廉·吴这样想，内心充满着对马歇尔的敬意。

“威廉·吴，”马歇尔猛然又想起什么似的，“你见到我们陆战队的那些可爱的小伙子们了吗？”

“我从北平、天津，直到秦皇岛，专门跑了一趟。”威廉·吴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这是我写的报告，将军阅后便明白了。”

“不，”马歇尔将材料搁置一旁，“我现在就想知道。”

“应当说，官兵们的生活相当艰苦，食物既少又不卫生，饮水不洁，喝不到啤酒、葡萄酒和无酒精饮料。解渴的惟一办法是饮茶，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习惯的。”威廉·吴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至于住宿条件更是糟糕之至，细菌滋生，缺医少药，没有单元式住房，更谈不上室内的卫生设备……”

“天啦——”马歇尔闭目叹息，“为了中国的统一和远东的

和平，我们优秀的军人，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国民政府无力解决，而共产党人却对美军驻华时有诋毁，这……”他站起身以手击掌，“等整军方案签订，我即返美，我不能看着我们的军人如此窘困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我必须改善他们的待遇，必须……”

正说到这儿，沃伦走了进来。他朝威廉·吴点了点头，便在一侧的椅子上坐下。显然，他有事要与将军相商。威廉·吴觉得要讲的也差不多了，他这种身份的人，只提供对事物的观察印象，至于判断、决策、付诸行动，那不属他的事。他见马歇尔转身走到窗口，满脸沉郁，一言不发，知道自己该走了，遂告辞。他庆幸马歇尔一次也未提到那位鲍德尔军士，或许将军的气已消了，但就这，他对将军的了解像是又深了一层。

二

夜里总睡不沉，这现象已持续了几天，加上流感的纠缠，马歇尔精神委顿、浑身乏力。房间里有暖气，时间刚过午夜，他下了床，穿着淡黄色的睡袍，趿着薄呢拖鞋，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房间里来回走动。诚然，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签字是个进展，但谈判进行得相当艰苦。比较而言，整军方案涉及国共双方军队的数目和驻地，谈判更是磨破了嘴皮。仇恨，支配着国共双方，而且这仇恨带有东方人深刻的哲学底蕴，是那樣的顽固，总在一些细节上争执不休，相互寻找借口攻讦，而他却往往夹在当中，两头受气。夫人凯瑟琳常有信来，总不放心他的身体。天各一方，思念绵长。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写字台一角就立着镶有凯瑟琳照片的镜框，他不由得把目光移过去，嘴角掠过一丝苦涩的笑。他知道，凯瑟琳对他这次出使中国心中颇不痛快。这怎么说呢？能怪她吗？不。

那天，他们已远离华盛顿，回到弗吉尼亚州的多多纳庄园，一座旧殖民地时代的宅第，真正的世外桃源，以享受退休后宁静的晚年生活。

几天前，杜鲁门总统颁给他一枚军人最高荣誉橡叶簇奖章，他将其放进一只手提箱内，而凯瑟琳忙了一阵，此刻正心满意足地站在落地钢窗前，凝望着从平台伸展开去的大片花圃和初冬依然娇艳的花卉。这时，总统忽然打来电话，让他出使中国，他颇觉诧异。谁不知道他穿了一辈子军装，经历过一战、二战，对战争他已感到厌倦，他不想再卷进去，一天也不要。可是，正因为厌倦战争，他才不愿看到世界上还有战争，而中国，可说是现今世界上惟一有战争的地方了。为这，他先后推荐了史迪威和赫尔利参与调解国共间的纷争，以防内战的发生。可是，史迪威却跟蒋介石处处闹别扭，蔑视这位中国最有实权的抗战领袖，以至最后被蒋撵走。而赫尔利似乎走到另一极端，处处趋奉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见，这就导致国共裂痕不断扩大，而且使中共严重怀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变动并予以抨击。抗战虽然胜利了，但灾难性的内战正在中国蔓延，一个战乱的中国，必将威胁到远东的和平。而如果在内战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变得于中共有利，那么，势必符合苏俄的战略利益，这就不单单是中国的内争了。美国岂能袖手旁观？这种地缘政治的走向，一直在他头脑里盘旋。总统在电话中并没有解释这一切，似乎对他用不着任何解释，总统只要他回答行还是不行。

宁静的乡居生活是他所向往的，凯瑟琳更是急切，何况，他对国家的贡献已载入史册，他还追慕什么呢？他什么也不要了，只要一份宁静颐养天年。但是，他是一名军人，总统是三军统帅，现在，总统召唤他，国家需要他，他有什么好说呢，唯有答应。

他在做出承诺之前未与凯瑟琳商量，做出承诺之后也没及时

告诉凯瑟琳。当他把话机放下，正好凯瑟琳已转身打开床头柜上的收音机，蓦然传来国家电台女播音员的声音。那是一条特别公报，白宫宣布：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将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前往中国。

凯瑟琳先是一愣，倏又一眼不眨地盯住他。落日已经西沉，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只听她忧伤甚或凄恻地说道：“哦，乔治，你怎么能那样呢？”

他赶忙走过去，揽着她战栗的肩头，想安慰她几句。

“不要说了，原来你并不想回到乡间，你还眷恋着政坛。”

“不，不是这样，”马歇尔申辩着，“可我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几十年来我一直这样要求我的部下，现在轮到我了，我不能是个例外……”

“可你现在已经不穿军装了。”

“但国家需要我，何况，是总统亲自打来电话，我能拒绝吗？”

“哦，天哪！”凯瑟琳回到沙发上，声音哽噎，“你怎么都不问我一声？”

“凯瑟琳，凯瑟琳，”马歇尔慌张地走过去，“我看你正在观赏花圃，我不想让你扫兴。”

“你根本就不把我当一回事，”凯瑟琳火冒三丈，“你为这个国家做得还不够吗？可这个国家又怎样对待你的呢？为个珍珠港事件，国会一次次调查，不，那不是调查，是传讯，是审问……”

“凯瑟琳，没有那么严重，”马歇尔深邃的蓝眼睛闪着泪花，“只要我无愧于国家就行了，其实，出使中国也非我的本意，可我身不由己……”

凯瑟琳什么都不说了，此后一连几天沉默不语，直到马歇尔离开多多纳庄园的那惜别的日子。

……马歇尔的内疚是深刻的，他明白自己忽视了凯瑟琳而无

端地伤害了她，他后悔没能把她带到中国来。可是，面对中国这乱纷纷的局面，而他又一直泡在无休止的谈判之中，即便凯瑟琳能来，她又能得到什么呢？慰藉，欢乐，抑或沮丧、痛苦？恐怕是后者多于前者。马歇尔陷入不可排解的困惑之中，愈是这样愈怀念只身一人生活在多多纳庄园的妻子。唉，战争，可诅咒的战争！它使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战争原是中国的事，而我，一个美国人竟也裹在里面……

“将军，”门外响起沃伦的声音，“该下楼散步了。”

“啊！”他拉开厚厚的窗帘，时间已是清晨。这一夜他没怎么睡，在美国，这时他可以去骑马或打软式网球，作为晨间锻炼，可在这里不行，没条件，他唯有在院内散步。

空气是清冽的，他活动了一下筋骨，便围着院子转悠起来，不一会儿脸颊泛红，显得精神焕发。

“将军，整军方案还要谈多久呢？”沃伦边走边问道，“您偌大年纪，这没完没了地扯皮，对您太不公正了。”

“嗯，”马歇尔从鼻孔发出声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国共双方都不妥协，事情就难办了。”

“不，妥协还是有的，但一直在讨价还价，蒋主席更甚一些。”

“记得史迪威说过，蒋是个愚蠢而顽固的农夫。”

“是吗，”马歇尔佯装不知，“那是他们之间成见太深，史迪威的话也失之偏颇。”

“魏德迈跟蒋总不错吧！”沃伦狡黠地瞥了一眼马歇尔，“可是，魏德迈说，有时要在蒋的屁股后面踹上一脚他才肯走。”

“唔，”马歇尔难得地笑出声来，“蒋寻常是通情达理的，但有时也很顽固，这就要施加压力，但又不能施压太大，否则，他会炮蹶子的……”

“噢，”沃伦发出会心的微笑，“那么，在整军方案上，蒋的

底牌呢？”

“他根本就不想搞什么整军方案，那会捆住他的手脚，但既然三方在谈，他也得摆个姿态给人看看，以表示他谋求和平、统一的诚意，他给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这几位谈判代表的任务，便是把中共军队人数和地盘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内心总还是迷信武力解决问题。”

“中共也是这样吧？”

“是的，”马歇尔转了个圈，回到客厅，忽然，他问沃伦，“你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

“这个，”沃伦感到有点突如其来，但他不愿回避，想了想，说：“将军，记得您说过，谈判中，周将军的观点常常是合理的，而他的谈吐却很坦率。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最能干的代表。在一般人看来已近乎破裂的情况下，他依然能与国民党达成行得通的协议，我想，这也正是您乐于跟他共事的原因吧！”

“瞧你说得还挺像一回事呢，”马歇尔说，“如此，你对整军方案的签字很有信心了。”

“我是相信周将军会作必要妥协的，我研究过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谈判过程的所有记录，才得出这个印象。”沃伦用手挠了挠稀疏的头发，“我想起了魏德迈曾说，在中国，庞大的军队是必须予以清除的恶性肿瘤，而这实际是指共军……”

“你不要提魏德迈，”马歇尔突然截断了沃伦的话。沃伦这才想起去年底马歇尔抵华时与魏德迈曾有过一场冲突，此后，马歇尔一直对魏德迈很冷淡，今天他却把这忘了，竟不合时宜地又一次提到这个名字。

“对不起。”沃伦说。

“算啦，”马歇尔习惯地用手拍了下额头，“继续说下去。”

“还是谈周？”沃伦见马歇尔颌首，便说，“就整军方案而言，

张群等总是小心地避免使用危及国民政府军队合法地位的字眼，希望强调协定的目的是整编和统编共产党军队，国军只提‘复员’，但周将军则明白表示，整编和统编对国民政府部队和共产党军队同样适用，事情一时成了僵局，最后还是周将军提议，题目拟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的基本方案》，两方面都考虑到了，结果为大家所接受，自然，真正起作用的是将军您……”

“啊，沃伦，你不必担心我会嫉妒，”一向严肃的马歇尔发出幽默的微笑，“你说的是事实，周将军的提议，表面看只是措辞改变，实质上把中共部队与政府军队摆到了平等地位，并使中共部队合法化了，但政府方面却又无话可说。与其说周将军施展了手腕，毋宁说这是他智慧的闪光。不过，周将军的经历以及他对国民党内保守派领导层斗争的记录，在国民党人看来是极不顺眼的。他的同事们也未必完全赞同他所竭力建议的任何协定。何况，与他谈判，要想达成任何协议，得延安总部批准，他在复兴中国的事业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还要看。因此，可不可以说，你、我对周将军的印象都还是初步的，不完整的……”

马歇尔或许不是自谦。不错，早在三十年代末，他即在《时代》周刊读到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那里面有有关周恩来的精彩描写。历史往往会制造迷雾，一九二七年，当他还是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中校指挥官时，在他离职返美前一个月，曾关注过上海爆发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工人大起义，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起义总指挥竟是周恩来。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向他提供了这一事实，这使他惊诧莫名。接着，他又读了法国外交家兼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这部书曾轰动西方世界，它是以上海工人起义为背景的，里面有个个人物陈，似乎就有周的影子，因而可说他对周并不陌生。整个二战期间，虽说他肩负着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重任，但他一直